

我是曼联教头

[英] A. 弗格森 著

邓卓译



漓江出版社

我是曼联教头

ALEX FERGUSON

Managing My Life

My Autobiography Including the Unique Treble Triumph

[英] A. 弗格森 著
邓卓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曼联教头/(英)弗格森著;邓卓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 1

ISBN 7-5407-2758-6

I 我 II ①弗 ②邓 III 弗格森—自传
IV K835.61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14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01-139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nor be otherwise circulated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本书经大苹果版权公司代理取得英国 Hodder & Stoughton 授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是曼联教头

WO SHI MANLIAN JIAOTOU

[英]弗格森 著

邓卓 译

*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75 插页 10 字数 29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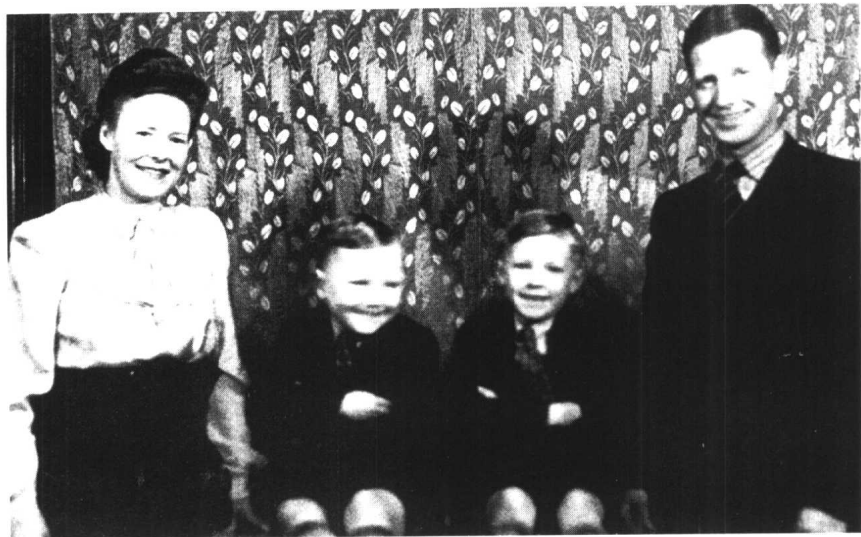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407-2758-6/I·1640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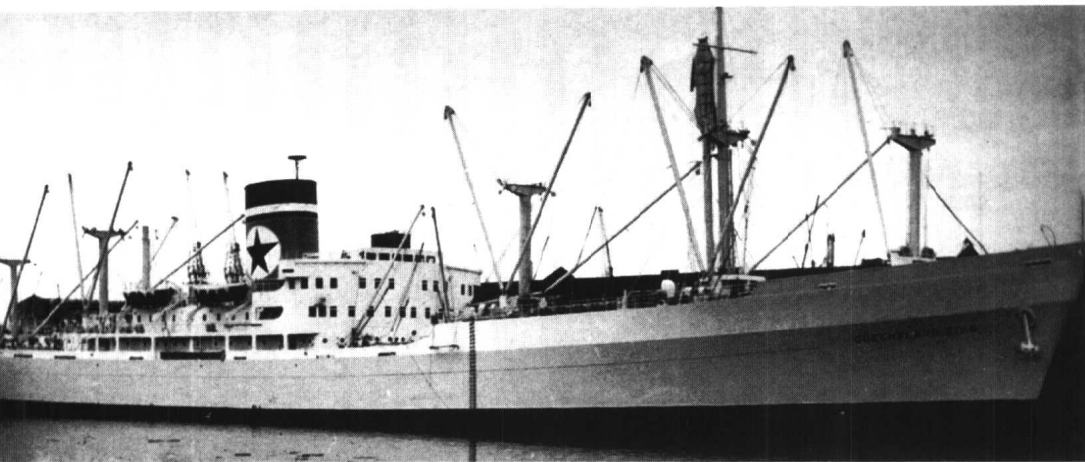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上图：爸爸、妈妈、马丁（左边者）和我——一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充满爱的家庭。

下图：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高湾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造船之都。我的家（圆圈内者）就在河边，这使我们真正算得上是克莱德塞人。





上图：“昆士兰之星”是我父亲参与制造的一艘船。我把我的第一匹赛马就取名为“昆士兰之星”。

左图：下班了——这是我父亲和马丁工作过的船坞。

下图：格拉斯哥 1945 年时的街景。当时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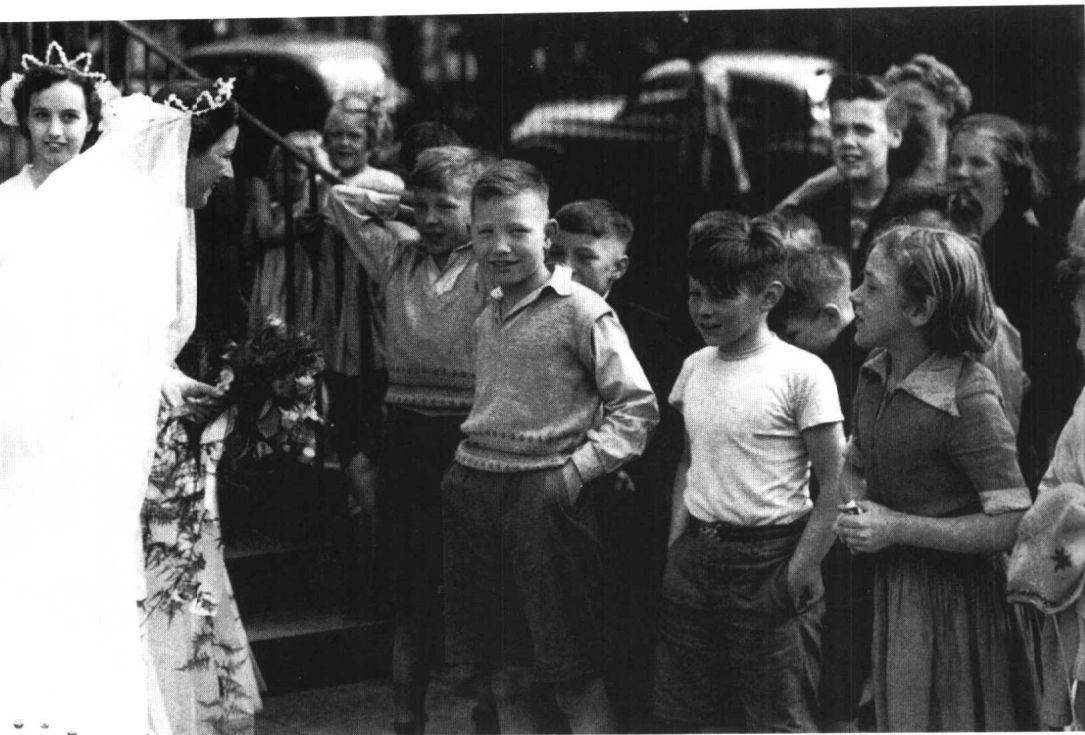




右图：我父亲家庭的四代人(顺时针)：父亲、太祖父比顿、曼联队未来的教头以及祖母米勒。

下图：足球使我成为高湾中学的小英雄(我在中排最右边)，但是我为此付出了功课被耽误的代价。





上图：1953年在我们的老师伊利莎白·汤姆森的婚礼上。穿着无袖针织衫的那两个顽童就是我和马丁。

下图：闹哄哄的日子。我(前排左边第二个)同时在为鼓堂业余球队、我们学校以及男孩子俱乐部踢球。





加入著名的业余球队使我的足球教育得到深化，更妙的是，我们的主场是汉普登公园的伟大的苏格兰神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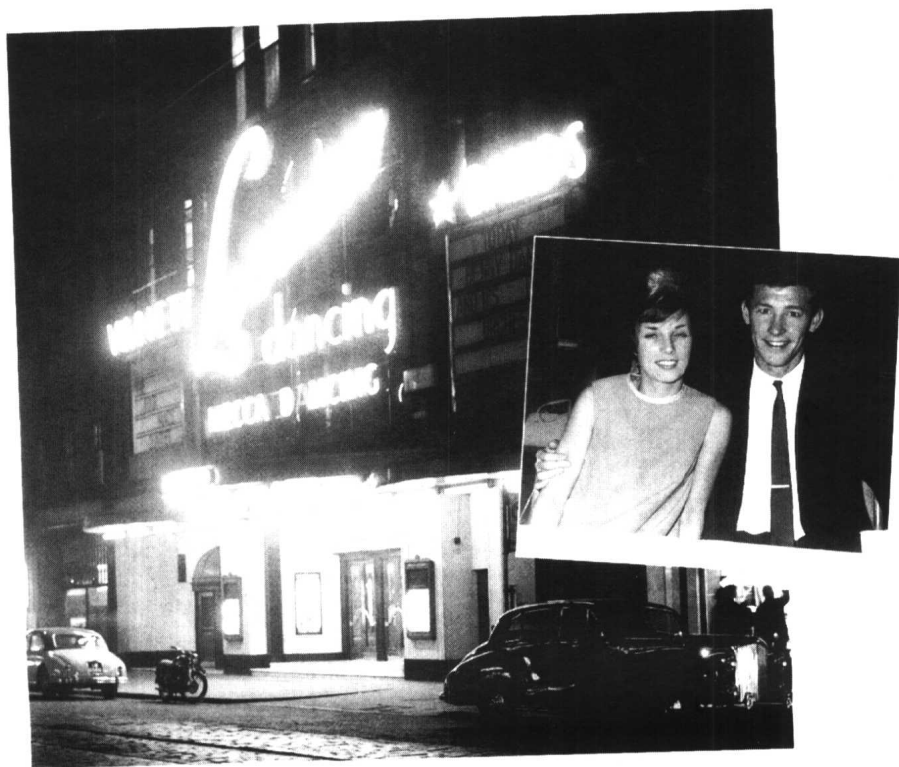
与同英格兰队交战的苏格兰青年队在一起。我是后排左边第三个。



1961年在圣约翰斯通俱乐部时在“黑池”小憩时摄。(从左至右)分别为：鲍比·吉尔弗兰，道格·纽兰兹，罗恩·麦克金文和我。



上图：兼职圣徒：60年代初期，我凭我的机器制造技艺和团结进取的精神加入圣约翰斯通俱乐部。
 下图：周五的发烧之夜：在撒切赫尔大街的卡诺舞厅，我与凯西初次相遇。





上图：我在撕掉我的坐驾上的L字招牌。前一天，我为圣约翰斯通在与流浪者队的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我开始相信奇迹。

下图：马丁和我兄弟手足情深。





上图：把我签下丹弗莱恩队的威利·康宁汉姆(左一)在讲解战术。我是从左边数第六个。

下图：在丹弗莱恩队初期的日
。那时我进球不断。

下图：经过状态不佳和因伤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在1966年10月的公平杯主场对萨格勒迪那摩队的比
赛中我状态奇佳并踢进两球。





上图：回到高湾。我刚与我儿时崇拜的流浪者队签约。这里离我小时候经常踢球的街道仅隔几个街区。

下图：这是我 1967 年加入流浪者队不久之后的一场比赛。我的进攻在门前受阻，这也多少代表了我在伊布罗斯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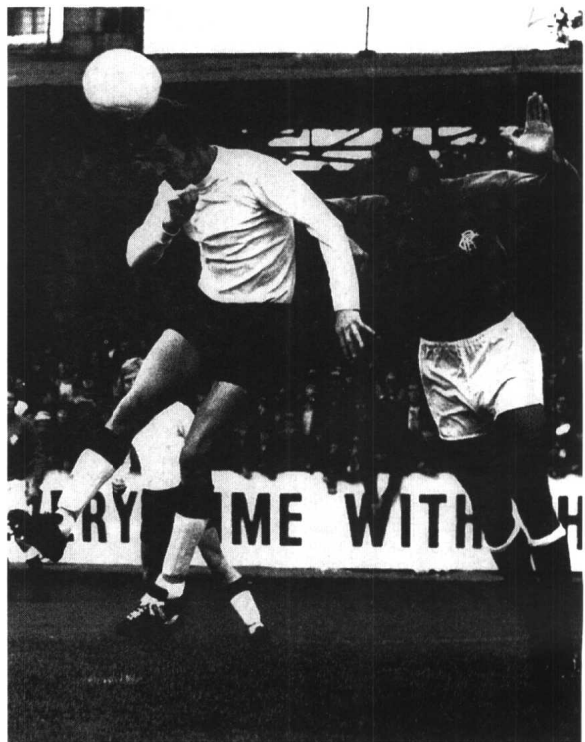




上图：维利和我在欢呼流浪者队进球。

右图：在与流浪者队的比赛中我为福尔
克队踢球(1971年)。

下图：我的第一个儿子马克于1968年出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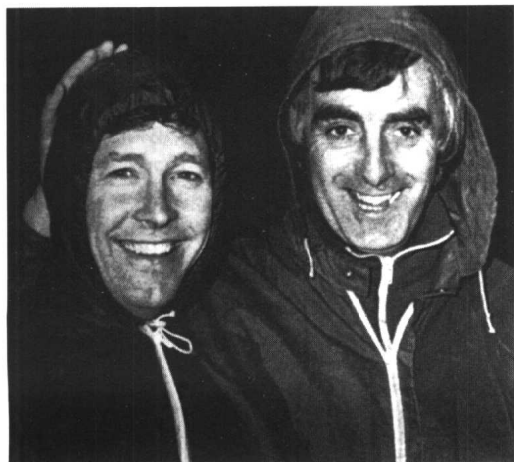
上图：在福尔科克队时与队友们一起洗蒸汽浴。我是匆匆忙忙加入进去的。

下图：我的第一份教练的工作是1974年执教地位卑微的东斯特灵队。当我到任时，我们只有2000英镑的可调动资金，而且没有守门员。





事实证明，把我的时间分为管理一支球队和管理一间酒吧确是一个挑战。尽管我们在 Fergie 度过了不少美妙的时光，但最后我不得不卖掉它。



上图：我接下了圣米伦队。旁边是威利·托德(右)和约翰·科森。此二人于1978年对我的解职后来证明对我来说是有益的。

左图：戴卫·普罗文是我过去在流浪者队的同事，后来他成为我在圣米伦队时最值得信赖的助理教练。



上图：我很高兴加入阿伯丁队。我从极富智慧的主席迪克·唐纳德(中间者)和副主席克里斯·安德森那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

下图：阿奇·诺克斯，我在阿伯丁和曼联队时的助手。

下图：鲍比·卡德，阿伯丁的球探。

